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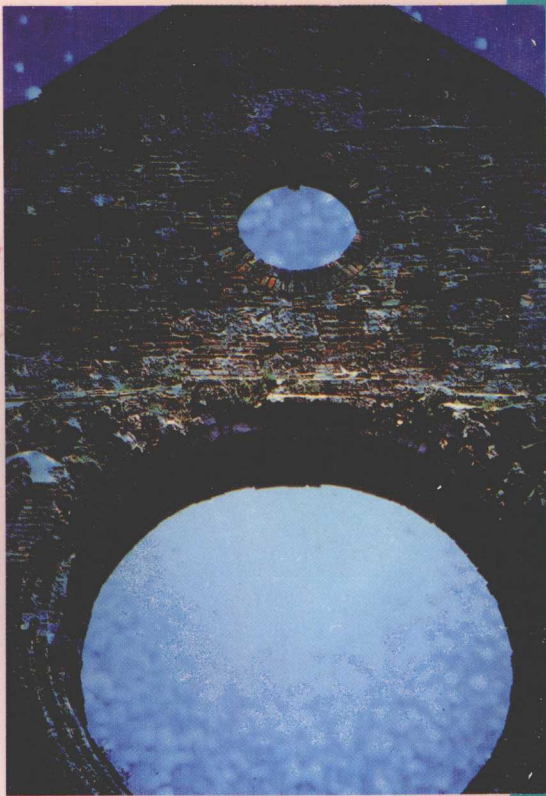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流行小说选丛

尘世孽缘

刘云若 著

CHENSHI NIEYUAN CHENSHI NIEYUAN

黑帮暗道大写真，旧中国都市生活的『裸体油画』



甘肃人民出版社

尘世孽缘

CHENSHI NIEYUAN

刘云若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尘世孽缘

刘云若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95,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6-01626-5/I·442 定价:15.80 元

出版说明

在民国初年到解放前的旧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不少以写言情、侠义小说和社会市民小说而名闻一时的作家,涌现出一批曾经在那个时代走俏的作品。尽管大部分作品的名字今天已没有多少人知晓,尽管这些作品并不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当我们弹掉岁月的尘灰,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内容、艺术和风格方面,它们自有它们的成功之处,自有它们的引人之处。作为一种曾经赢得过很多读者的文学存在,我们不能草率、匆忙地将其遗忘,或许,我们能从中品尝到有别于当代流行小说的“味道”,能窥到远去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也不乏启发和借鉴作用。

——这就是我们选编《中国现代流行小说选丛》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尘世孽缘》,原名《姽婳英雄》,1947年初版。作者刘云若,现代作家,天津人。他的作品题材多为妓女生活,所描写的大都是天津地区的旧社会的黑暗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艺术上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被誉为“天津张恨水”。

《尘世孽缘》讲述的是一位下层社会女子为挽救被诬陷的心上人,只身勇探魔窟,受尽摧残蹂躏,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银行职员

汪剑平为应付公司“本公司职员必须成家”的规定，匆匆赶回天津，欲与意中人王棠君完婚。不料爱慕虚荣的王棠君已投入富家子弟的怀抱，令汪剑平不胜凄怆。无奈之际，汪剑平只好四处寻访“临时太太”，以敷衍上司的盘诘。无意之中他结识了下层社会女子姚有华，并与之达成蒙混上司的协议。姚有华以“汪太太”的身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同时，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汪剑平，紧追不舍。汪剑平却不为所动，而去追求和他有一面之缘的红舞女宛怨娟。宛怨娟很欣赏汪剑平的人品，但苦于经济窘迫，只好暂时投身于黑道恶霸景应星的怀抱。景应星得知宛怨娟的意中人是汪剑平时，醋意大发，设计使汪剑平身陷囹圄。为挽救汪剑平，一直钟情于他的姚有华以青春作赌注，只身勇探魔窟，受尽摧残蹂躏，最终探明了事实真相。就在大团圆结局即将来临之际，波折又起，景应星的同党绑架了宛怨娟的孩子，以此挟迫她出庭作伪证；汪剑平生死未卜；姚有华为了不使自己的污秽声名连累汪剑平，决意遁入空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一波三折，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此次出版，我们以1947年初版本为底本，改竖排为横排，变繁体字为简体字，加上了新式标点符号，并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讹。

本书的整理者为李德奇、连凌云、王飏、李树军。由连凌云统稿。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莫道不销魂	(1)
第二章	燕子归来花老去	(16)
第三章	一封书到便兴师	(32)
第四章	人生意趣问鸳鸯	(70)
第五章	水流花落两无情	(100)
第六章	重重绮障因情痴	(133)
第七章	远如咫尺近天涯	(149)
第八章	桃李春风惊见鬼	(183)
第九章	软红十丈奈何天	(205)
第十章	身入囹圄犹疑梦	(263)
第十一章	侠骨柔情探虎穴	(297)
第十二章	妾心原比莲心苦	(353)
第十三章	为郎憔悴却羞郎	(376)

第一章 莫道不销魂

轮埠车站，向来被称为销魂之地。但那只是由诗人情绪造成的风雅名词，因为江淹《别赋》开首一句便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于是现代的火车轮船，替代了古时的驿马扁舟；现代的车站轮埠，代表了古时的离亭水步，也被称为销魂之地。实际却并不然。举世俗人，各趋名利，大半都怀着种种希望登程。例如做官的前去上任，班生此去何异登仙，难道还觉得销魂？做生意的发财回家，腰缠十万乐见妻孥，难道也觉得销魂？还有什么载美同游，怡情山水；还乡婚娶，将宜室家；以及走江湖的到处为家，当交通职事的常年作客，这种人或者欢悦不暇，或者感情麻木，更不会懂什么销魂。若是说到新婚未久，良人惨离，情好正深，朋欢远别，在车窗船头依依不舍，把手帕哭得透湿无法挥摇的，恐怕在全部出门人中，寻不出十分之一。不信只问常出门的人，历年每次登舟上车，可曾在那销魂之地，看到几次销魂景象？

不过话说回来，为离别而销魂的人，当然也很有的，只是我国人情感向来含蓄，便有凄凉情绪也只藏在心中，便有恋爱动作也要背人表演，绝不会像法国人那样感情流露，在车站码头笑啼间作，接吻不停，表演得淋漓尽致，所以表面上很难瞧得出来。其实每一列火车、一班轮船，总要装载各种不同情绪的旅客，挟着得意或是销魂，登上他们的长程或短途。倘若有擅长心理学的专家，把每个旅客的心情都看得透彻，加以记录，定然能集人生的大全，成为价值极高趣味极深的作品。这虽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若缩小范围，只

由一两个旅客中间注意观察，或者在一隅之地，能发现苦乐悬殊的人生，作个极鲜明的对照。下面这段记载，便是一个并不销魂的得意旅人，直接看到的极端失意的销魂景象。

时候正在暮春三月的一个清晨，地方是在南京下关的车站，那列直开北平的大通车，已在升火待发。但距离开行时间还有一点零几分钟，车站上照例地扰攘喧嚣。还未发现，习习晓风之中尚有静悄意致。但这时二等车厢中，已坐了一个西服少年，正由窗口向站台上闲眺。站台上来往的人，看着他那清秀的面庞，文雅的气度和时新的衣饰，都觉诧异：这个少年分明是个都市中人，绝非乡愚，尤其其他身上穿着洋服，表明有着洋人习惯，洋人上火车向来准时到站，车将开动才跳上去，这少年竟会早一点多钟先来车站呆着，未免可怪。但是哪里知道，这少年的早时上车，并非恐怕误点先来占座，而是故意早来的，也可以说是感情逼迫他早来的。

这少年姓汪，名叫剑平，原是天津人，在南京文华银公司分社做职员，地位颇不低微。这次离南京乘车北上，是被调到天津总公司服务，而且乘这机会，和久已睽违的未婚妻举行结婚大礼，一则衣锦还乡，一则洞房花烛，人生难得的佳遇同时来临，试想应该如何得意。但他这得意事也是逼出来的。因为这家文华银公司，是很大的经济组织，兼营着银行以及保险运输种种业务，规模极巨，在全国大埠都设有分社，但以天津为总枢纽。剑平初入公司，原在天津，以后才调到南京，服务已有二年。却不料最近忽然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本年开首，经公司股东会议，更换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旧人退位，新人上台，自然有一番兴革。但关于行政方面尚与剑平无什么关系，惟有关于用人方面，忽然有一条新令颁下，不但剑平，连全公司同人都大起惊扰。那新令上说：本公司更定新章，职员必须具有家室，否则概不任用。故自本年三月起，凡属未经结婚之独身职

员，应即退职，各给三月薪金，以示优待。仰各分社一体遵行，并分别具报。至退职各员所遗之缺，总社即行派员接替云云。职员们看了这道新令，都觉震动，认为新当局的措施，未免残酷。职员未婚，正可替公司专心办事，怎竟当作罪名，横加罢黜！实在令人不解。但到后来方才明白，在去年有两处分社发生职员亏款舞弊和拐款潜逃的事情，偏巧都是未婚的单身汉所为。因此公司主脑部据为定论，认定职员的家室，具有相当的保险性。凡有妻子的总要有所顾忌，不忍因一时放纵累及所爱的人，当然一切慎重。至于未婚者多当血气未定之年，易受冲动，易受诱惑，又因没有牵挂的人、顾虑的事，所以一经堕落，便要愈陷愈深，终至倒行逆施，不可收拾，使公司受到损失。其实这种见解，并非十分公平。少年老成的独身者，也尽有其人；放荡不检的已婚者，也触处可见，不可一概而论。无奈本年所选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竟对这偏颇的理论特别信仰，并且立即付诸实行。

作为就任的新猷，这一下可苦了一班未婚的职员，直如遭了无妄之灾，突然失去职业。剑平尚未结婚，自然也在斥退之数。在初闻新令时，也曾恐慌了一阵，幸而他和这分社经理感情极好，那经理又特别热心，尽力替他设法。但还便宜在以前公司对职员婚姻向未注意，所以没有正式记录，此际容易蒙混；二则这南京分社只有剑平一个人未经结婚，所以经理替他设法，不致惹人嫉妒，发生其他问题。不过虽然这样，也费了极大力量。那经理知道剑平有未婚妻居在天津故乡，就先向总公司报告，南京分社并无未婚职员，暗地把他归入已婚之列。跟着又上了封公事，说文牍股主任汪剑平，精干有为，深著劳绩，惟以北人旅居南京，水土不服，致生胃疾，据医论切宜改换服务区域，以便转地疗养，或可霍然。查该员本系由津总社调来，现总社复值扩充营业之际，正需干才相助为理，可

否将该员调回总社服务，藉资熟手，兼以体恤有功职员等等的話。随着这封公事，又寄去两封私信，托总社内部掌权人物代为斡旋。居然得到批准的回文，调剑平即日回总社服务，原职原薪，一无变动。那经理又替他请了十天病假，再把旅行期限特为展长，教他早几天起身，对总社却迟报几天，这样两下凑合起来，约可有半个多月的余暇。剑平在这半个月中，可以赶回天津，和未婚妻结婚同居，还能享受几日洞房佳趣。再到总社报到上班，便可得已婚的资格，做合法的职员，绝不怕社中的考察甄别了。剑平真是运气，居然遇到这样热心的上司，不但挽救了他的失业危机，还给想得特别周到，将苦恼之局变成喜庆的事，教他乘机完成婚礼。剑平怎不感激，但苦于无法报答，只有深铭心版。那经理又送了一笔厚礼，催促即日起程。

剑平在起程前夜，因为精神兴奋，终宵未曾合眼。既感念经理恩德，庆幸自己的佳运，再想到订婚已有三年的未婚妻棠君，在初恋之时，那样情意缠绵，在自己离津南行之时，那样凄恋难舍。只为境遇所迫，不能株守家乡，必须力图发展，以谋赡养室家，才抛了她，千里作客。棠君本是个中等人家的小姐，虽无须自己做事谋生，但她为将来助自己创立家庭，居然在自己走后，便出去谋求职业，在天津大中百货公司做了司帐员。她和自己并且曾定下三年计划，预备在三年内各自努力，储蓄相当款项，过了三年便举行婚礼，组织安排小家庭。婚后再由自己担负经济责任，棠君便只专心家政，不去做事。因为寒士组织家庭，是很大的一道难关，婚礼和立家的费用，十分巨大，或者相当于两年的收入。若是塌下亏空，再加上婚后担负增重，必致长久受累，永没好日子过，不但幸福消失，连爱情也要破坏。自己和棠君因见他人受这痛苦，引为鉴戒，所以未雨绸缪，要合力做三年的准备。现在虽还差一载，只有二年，自己个人已

存下一千几百元，棠君那边虽不知是否有积蓄，但由每次来函知道境况顺适，想必也可有些。好在自己自有的已勉强敷用，无须倚她帮助。这次公司新章，无异促成他们婚礼，提早一年幸福。自己回到天津，立时教她辞职，一同筹备结婚，并不要铺张，只图实际享受，限五日完成大礼。从此自己便可以和她永远厮守，再也没有地北天南的离别，不受花晨月夕的凄凉。并且预料着棠君对这意外的幸运，还不知如何欢喜。所以自己并没先行写信通知，为着在回津见面之时，给她个出其不意的惊喜。那时她一笑投怀，喜极而涕，两人互抱泪眼相看，一同感谢上帝，才是人生最得意的遭遇。

剑平想到这里，不由神魂飞越，回到天津故乡棠君的身畔了。他心里摹拟着将要来的佳境，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回故乡，实现他的好梦。无奈插翅实不可能，只有仰仗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最快的当然是飞机，但他还舍不得破费许多钱，争取一两天的光阴，何况公司又曾免费供给二等车票，他也只得耐性儿等乘火车。但火车开行时刻是有定的，不能为他特开一班，于是他熬过了失眠的一夜。

到天亮时，便携着行李离开公司直奔车站。虽然知道为时尚早，到车站也得等着，但他觉得那火车既能载他回乡，只要踏到车上，便如离开南京就了归途，在精神上可以得到虚幻的安慰，胜他在公司中呆等时间的到来。

及至奔到车站办完一切应办手续，便携着行篋上车。好在这南京车站是津浦线的尽端，昨日开到的南行车，改作今天的北行车，一直停在台上，便再早来些，也可以径直上车，不须守候。他进了二等车，在近门的位上坐下，见车中尚阒然无人，只有暖气蒸发油漆和雪茄的残余气味。但当时并没开放暖气，也没人吸着雪茄，大概这就是头等二等车上的特有气味了。

他等了很久，才见站台上有了旅客踪迹，但多是乘三等的，二

等里仍只他一人独坐。幸有报贩上来，他就买了几份，连上海隔日的报纸，也留下两张，预备长途解闷。但到揭开瞧看时，却只看见题目上的大字，再往下瞧，便觉上面的字都变成四方方的一个个，黑乎乎的一片片，茫然不知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心和眼已然分工而不合作，各职其事了，一颗心早飞到千里以外，盘旋在爱人左右，更不理睬眼睛所见都是什么。只想这次回到天津，不要径直去访棠君，预先也不给她知道消息，只到她做事的公司去装作顾客，由她座位前经过，教她在无意中发现我，她那俏脸儿不知要现出什么惊喜的表情，她那小嘴里不知要叫出什么亲狎的称呼。我就不由分说，从座位上把她拉下来，也不解释原因，硬教她立时去向公司经理辞职。大约她那聪明心性，必能领悟我已经筹足了婚费，立即便要完成婚礼，提前实现我们的愿望了。她那时必向我一笑，再不多言询问，径自前去辞职。我等她办完了手续，双双携手离开公司，寻个酒馆吃饭，再对她细谈衷曲。饭后便出去寻觅房屋购买家具，两人说说笑笑，商商量量，着手组织我们百年安乐窝巢。不过一切的事，都得听任她这做主妇的意见，我这做丈夫的职在服从，不能乱做主张，而且我对家庭中事本是外行，哪能及得她那细腻风光。想到这里，不由又联想起棠君的温柔体贴，活泼娇痴，种种的可爱，更觉心神骀荡……

但在耳中忽听见嘈杂声音，知道车内有人了。抬头看时，敢情已有了不少，总在十人以上，陆续上来的还是不断。剑平暗笑自己可真想得神，上来这许多人，竟未理会，而且这工夫也必不小了。看看手表，离开车已剩二十多分钟，就又举目浏览车中旅客，见他们几乎都是单身，没有伴侣，像都具有不合群的性质。这车中布置，本是由两张对面的长椅，中间加上临窗小几，成为一小部分，可坐四人。这些旅客，每人都单独占据一小部分，各不相扰，疏疏落落，

成为散兵线。他们当然没权利包占其余三个空位，却希望旅客稀少，没人来坐，自己便可保守广大地盘。不过事实难得如愿，跟着上来的旅客很多，转眼间每一小部分中都坐了两三个人。但只剑平这一部分还没人来，因为人们上车大半眼儿发直，只向前瞧看，选择善地，就忽略了旁边。但没多大工夫，也有人来了——这时候车门恰巧关着，忽然被人推开，一个颀长少女由门外撞了进来，手中提着皮筐，腕上搭着大衣。进门并未向前看，一眼打上剑平对面的空座，就奔了过来扑地坐在上面，震得那皮椅“啪”地作响。剑平看她来势迅疾，与其说坐在椅上，不如说连人带皮筐掷在椅上。心中诧异，这女人怎如此莽撞，又没人跟你抢座位，忙什么呢？但再向那女人面上一看，才瞧出她的神情有异，脸色惨白，目光发直，鼻翅儿频频掀动，呼吸十分急促，身体也微微抖动。乍看好像因为跑路太快，累得发喘；细瞧才知道她的神经震动过甚，似乎受了什么重大刺激，身心都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

但是这女子容貌极美，尤其眼睛澄澈，如同秋水。而那峭直的鼻梁和美娇的小嘴，合成一种完美的角度，好似上帝造人时，曾在她的口鼻上特别运用艺术手腕，预备给画家和雕刻家作模型的，因之不但口鼻的本体美好绝伦，而且在两者中间的唇上，蕴藏着冷静的热烈，坚决，温柔，以及种种异乎常人的气质，使人见了发生说不出的感情。看年纪不过二十岁才过，身上穿着八成新的青雪花呢旗袍，袒露着半段玉臂，润腻如脂。但一双手上的皮肤，却稍觉粗糙，也没戴什么饰物，想见她时常操作，大半是个已嫁的主妇。

剑平看着她好奇似地加以端详，那女子却仍神情惨淡，目光呆直，好似并没瞧见对面有人。虽然面向窗外，但由她目光的空茫，也可知并没瞧见什么。只是喘息稍定，呼吸没了声音，似乎歇息过来，却不知是她自己抑制住情感，才使外面显得安定。正在思想着伤心

的事，眼圈儿渐渐晕红，泪光莹然。

剑平不好意思尽自瞧她，就把眼光移到窗外，去看站上来往的客人。但心里仍在纳闷：这女子何以如此神情愁惨，复独身出行，莫非有什么不好的遭遇？本来尘海茫茫，众生碌碌，离合悲欢的事，时时都有发现，并没有什么奇特。只不过这女子美丽绝伦，谁又这么使她难过呢？

想着忽见在站台上走过一群人，是三四个铁路警察，用绳牵着一个短衣的穷汉，身上挂着块白布，上面写着黑字，画着红圈。原来是新近捉住的一个跑大轮的惯窃，牵来站上示众。剑平见这群人走过来，不由动了好奇的心，就立起探首窗外瞧着。哪知头儿才伸到窗口，恰巧外面也有人要向窗里掉头儿，两下几乎撞着。剑平吓了一跳，急忙缩回。就见外面的人随着把头挨进窗口，向里窥看。剑平才瞧出是个少年男子的脸，那脸上已突地转过去，向着对座的女子，猛发出哑涩的声音叫道：“你果然在……我可找着你了！”那对座的女子看见窗外的脸，神色突变，明是受了很重刺激，却仍强忍着作出冷淡态度，默然不答。那个窗外的少年似乎万分着急，挣扎着要从窗口跳进里面，但动了两下，自知绝不可能，忽说了句：“你等等！”就缩了回去，瞥然不见。剑平知道他是要从车门进来，就见那女子张惶无奈地反身后顾，似乎要寻地方躲避，但见无处可躲，便仍坐下。

这当儿那男子已从车门奔了进来，剑平这才看出他年纪约在二十五到三十中间，中等身材，风貌也还端整，只是神情也和那女子一样，大失常态，分发蓬乱，面容不洁，似乎还没洗脸，眼角尚带有残眵。身穿西服，不特未系领带，连背心的纽扣也有一半未扣，露出里面衬衫。带着一派气急败坏、匆促慌张的样子，由外面奔进来，直扑在那女子身旁，拉着她的玉臂叫道：“走，咱们回去……回去再

说……”

那女子现着冷静的态度，发出坚决的声音道：“咱们没的可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你说什么也没用，赶快走你的！”

那男子怔了一怔，才低声央道：“娟，我的娟，当然一切都怨我不好。可是你也得念着咱们向来的情义，跟我回去再……再作商量。”

那女子道：“现在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有什么商量？我的心比铁还硬，你趁早走！”

那男子拉她不动，央她不转，无可奈何地坐在她身边。但手仍没放开玉臂，又举目向四下望望，好像要寻僻静的地方进行交涉，以免被人听见。但车中各处都已满座，就又把眼光回到剑平身上。剑平知道他不能迁地为良，只好在原处说话，正可满足自己好奇的心。不过他还顾忌着自己这个生人，就忙举起报纸，遮着脸面，装着看报，但把全神注在对面，倾耳听着。

他们低声驳辩。只听那男子说道：“亲爱的，你别这样狠心，千万原谅我一步，先回家去。我没有你，是一时不能活的。”

那女子接口道：“不见得，你别使这套专门骗人的手段，我已经全领教过了。”

那男子道：“亲爱的，你这可太冤枉我，我怎么专门骗人？”

那女子道：“这你何必问我，自己还不明白？我自从和你结……别说结婚，就说从认识那一天起，并没听到你一句实话，你还不是专门骗人？这事自然也怨我自己，由前年我在北平上学，遇着了，你是那样地热烈追求，我这没经验的傻孩子，竟把你当作好人，不但接受了你的爱情，还迷信了你那套情爱至上的胡说。在订婚以后不多日子，你跟我说，已经由朋友荐引，在南京得了极好的位置，必须立即辞了北平的事，前去就职。无奈你绝对离不开我，若是单独

到南京去，就许害相思死在外面，所以希望和我先结了婚，然后再一同走。但是日期太紧，已没有结婚的时间，只可求我看在爱情上面，先同你到南京，共营同居生活，至多半年，便告假回我天津老家，正式补行婚礼。我当时被你的花言巧语骗动了，因为你既是可靠的人，结婚仪式的早晚本没关系，你又那样离不开我，我怎就不能顾全一步，先陪你去呢？当时便答应了你。可是回家和母亲一谈，母亲却有很多顾虑，认为不行婚礼、不立婚书，便和男子同居，是最危险的事。倘日后有个变心，简直一点把握没有，竭力劝我慎重。老人家真是金玉良言，可恨我当时受了你的迷惑，抱着爱情至上的糊涂心理，竟不听她的话，轻而易举地随你出来。现在真恨死悔死了，把什么脸见我娘呀！”女子说着已夹有哭声。

那男子接着道：“别这样说，我对你至今也没变心呀。”

那女子低低一声说：“你压根儿就不安好心，自然没的可变。人家变心的只不过后来变坏了，起头还曾好过；你却是从见面那天，就昧着良心骗人。可怜我这没经过事的女儿，被你骗得昏天黑地。从到了南京，你就把结婚的事忘了，再不提起。我有时催问一声，你不是用话支吾，就是讥消我思想太旧，只注重形式，看轻了你神圣爱情。我被你的神圣爱情震住，也不敢再絮烦了。

“哪知到了去年年底，你的神圣爱情就慢慢现了原形。忽然有几天忙得不得了，常常整天整夜不回家。一问你，你就说衙门公事太忙，又说新换的厅长和你有渊源，派你兼了他的私人秘书，所以时时有事，难得清闲。我起初倒很相信，只是你的职位越高，公事越忙，进项反倒越少，弄得连家里日用都不能供给充足，我才渐渐起了疑心。又从外面听得风言风语，说你另立了公馆，我盘问你问不出实话，只疑是在外面娶了什么妓女舞女作小老婆，所以竭力隐瞒，就打算考察明白，再跟你说话。哪知用不着我考察，人家竟自己

送上门来了。昨天你那位结发夫人和你亲生小姐，找到家里和我见面，我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多么糊涂，一向当别人诱惑了我的丈夫，敢情实际是我霸占了别人的丈夫。你的太太已经跟你结婚六年，生的女儿已经四岁，我总共认识你还不到二年，当然是我侵占了你太太的权利。所以我一问她和你的关系，就把我的情形也告诉了她，并且对她说，我们两个都是被欺侮的可怜人，没有可争论的。何况我比你还被别人骗得可怜，根本没一点把柄，也无法跟你争论。现在我什么也不必说，只是赶快让开。你太太也是个老实人，她听了我的话，倒很替我难过。我又从她口中，知道你一直把她丢在家乡，一直到去年年底，她带着孩子找到南京来，你没办法才另立公馆，把她们留下，每天两下走动，两下瞒哄，真费了心思。不过谎话只用一套就够，衙门公事总是忙的，可是你太太虽然老实，也能看出破绽，她心上查访，果然访出了我这地方。她起初也和我一样，认为藏着小老婆，及至弄明白了，才知谁也不小。不过她终是正枝正叶，我配往哪里摆呢？当时就跟她说，决意回我的老家。那房子里的家具一切，都是她丈夫的，请她接受。你太太还挽留我，我谢谢她，独自出来，自己到旅馆住了一夜，赶早车回天津。

“我很庆幸你当时没在家，就这样跟你断绝了关系，连面也不见，连话也不说，简爽地与恶人远离。其实论你所作所为，换个人还不跟你拼命？可是我知道错在自己，再把你怎样也没有用，何况我还没法奈何你。你多么聪明玩弄女子，连点儿痕迹都不留，只用你的神圣爱情，替代了婚书婚礼，现在谁能告你重婚？除了自己遮着羞脸儿走开，还能怎样？现在想不到你还来见我，居然觑着脸皮劝我回去，真难为你说得出来，我回哪里去？回去又干什么？得得，我这些话都多于说，跟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你快走，别麻烦！”

那男子在女子说话时，屡次要插口分辩，但都没得说出来。这